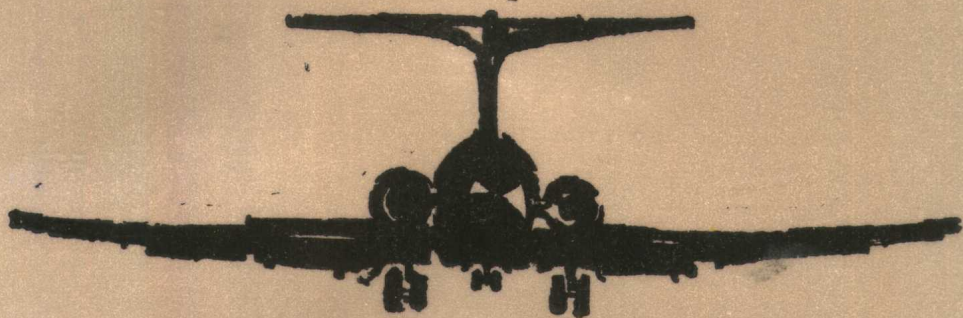




北极夜

〔英〕阿利斯特·麦克林 著

穆南 尚聿 译

北岳文艺出版社



全 國 通

中國通
中國通



北 极 夜

〔英〕阿 利 斯 特 · 麦 克 林 著

穆 南 尚 聿 译

北 极 夜

〔英〕阿利斯特·麦克林 著

北岳文艺出版社出版 (太原并州北路十一号)

山西省新华书店发行 邢台地区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8.5 字数: 204千字

1987年5月第1版 1987年5月太原第1次印刷

印数: 1—40,000册

ISBN 7-5378-0006-5/I-6

书号: 10397·181 定价: 2.10元

前 言

《北极夜》作者英国当代小说家阿利斯特·麦克林是一位颇有影响的畅销书作家。到最近为止，他已经发表的近三十种小说中有二十多种是畅销书。就以《北极夜》来说，自1959年问世以来已重版了三十四次，印数总额超过百万册以上，并在其它国家出版了多种外文版译本。

西方一般认为，麦克林是通俗文学作家，但是具体考察他所写的一些小说，特别是他前期的作品，会令人感觉到，他的作品似乎与一般的通俗小说并不完全一样。西方一般所谓的通俗文学或者“大众文学”（Popular Literature）主要是以故事情节或者曲折离奇、或者惊险紧张、或者缠绵悱恻等等来吸引读者，麦克林的小说却并不以此取胜，而是有着他某些与“众”不同的独到之处。他的小说既有一般通俗小说所有的特点，同时在某些方面又有些接近于所谓“严肃文学”作品。如果说，严肃文学是“雅”（“雅文学”），通俗文学当然是“俗”（“俗文学”），那末是否可以说，麦克林的作品是处于“雅”“俗”之间。

麦克林的小说注重环境描写，较有时代气息。他常常在小说中以谈话的手法烘托出登场人物和发生事件的时代背景：他不是明确标示出故事发生在什么年代，也无意反映促使事件发生的那些社会力量的因素，更不想什么表现时代。他只是使读者感觉到作品具有历史的时代感和真实感，小说中人物的活动和故事情节的展开有着具体的现实的依据。这既不同于严肃文学作品，同时也不同于一般的通俗文学作品——诸如纪实性的惊险小说（如

杰克·希金斯《温莎行动》)、黑社会小说(如马里奥·普佐《教父》)、通俗历史小说如赫尔曼·沃克的《战争风云》)、政治小说(如乔治·奥威尔的《1984年》)等等。麦克林曾在英国海军的一艘驱逐舰上服役,当过海军军官,并参加过第二次世界大战,战争年代的经历给他提供了丰富的生活积累,他有不少作品是直接或间接地取材于这次战争。这些作品,如《第十分队》(Force 10 from Navarone)、《死河》(River of Death)等等,都是采取了这样的写法。另外一类作品,写的是战后和平时期的生活,如《冰区考察站》(Ice Station Zebra)、《北极夜》(Night Without End)等等。也是用这种手法写成的。就以《北极夜》这部小说为例:作品写的是由于某些国家争夺导弹装置而导致的一场突发的国际劫持飞机事件,以及由此而发生的激烈的生死搏斗。作者在小说里既没有指明事件发生的来龙去脉,也没有暗示这次争夺战的动因究竟是苏美争霸还是其他政治势力的角逐,但是读者可以从小说中体验到的正是当今动荡的世界。

现代西方各类通俗小说,无论是凶杀侦破小说,间谍小说,还是政治小说、历史小说,更不用说言情小说,大多不免要穿插一些卿卿我我的爱情故事,甚至色情描写。当然也有不少例外。麦克林的小说几乎完全没有这种情节的描写。作者似乎是那么自信,以为他的作品不靠这些也能吸引读者。麦克林笔下的主人公大多是些“硬汉子”式的人物,这种人物形象也是前些年在有些通俗小说以及电影中流行的,但是麦克林小说中的这类人物是些没有“名媛淑女”之类的女主人公作陪衬的纯粹的“硬汉子”。

对于人物的刻划,看来麦克林是下了些功夫的。在《北极夜》中,主要人物的行为细节和心理活动写得都很不错,形象生动,而且富有人情味。比如具有自我献身精神的三位科学家、扎格罗父子及那位空中小姐;在危难之中能够相互理解的犹太人马

洛和勒嘉德夫人；在生命攸关的关键时刻人性复苏、精神升华的伦敦交际花和美国参议员等等，都是写得很动人的。作品中这些人物的刻画，在作者描绘某些人物的复杂的多重性格的时候显得尤为突出，关于伦敦交际花及其女仆的态度变化的描写，就是个显著的例子。

麦克林在小说中运用的语言，尤其是人物的对话，别具一格，富有英国人所特有的幽默感，耐人回味。作者采取的是第一人称叙述的方法，这样既便于展开人物内心世界的活动，也使作者能在这样的叙述中充分表现他所擅长的隽永机智的对话的才能。

一般通俗小说大多是情节紧凑、节奏快，麦克林的小说都不是这样。例如《北极夜》写的是六天之内发生的事件，整个小说的节奏缓慢，许多段落，动作性不强，中间还穿插了许多细节描写，却并不给人以拖沓之感，相反地倒成为麦克林的小说之所以有吸引力的特色之一。

麦克林后期的创作不免也沾染上了西方文化出版界的商业化的影响。例如，在1978—1980年前后，当他正在写作小说《阿萨巴斯卡》（Athabasca）的时候，专门出版麦克林小说的英国柯林斯图书公司请他撰写第一部长篇小说，并说，如抽不出时间写作，只要他提供一个“麦克林的故事”，然后由公司另请别人代笔写成书。麦克林竟然同意了这一要求。于是事隔不久，一部二百多页的小说就此出版，书中还加登了麦克林一篇短短附言，对代笔者评价甚高。后来他同这位代笔者又再次“合作”，没有等到《阿萨巴斯卡》脱稿，又一部如法炮制的小说出版了。尽管麦克林从来没有把这两本小说列入他自己编定的著作目录之内，但是两本书的封面上三分之一的位置印着“阿利斯特·麦克林”的大名，这是改变不了的事实。也许正如柯林斯图书公司的恰普林·帕奈洛普在写给《北极夜》译者的一封信中说的那样：“麦克林

象大多数英国作家那样，是为了生活而写作。”但是无论如何，对于一位严肃的文学艺术家来说，哪怕是通俗文学作家，这种作法总是不足为训的。

阿利斯特·麦克林，1922年诞生在一个苏格兰非国教派的牧师的家里，从小在苏格兰高地成长，在格拉斯哥大学受过教育。1941年他十八岁时入伍参加英国皇家海军，有两年半的时间是在海外度过的。他的第一部小说就是以海军生活为题材的。他的许多畅销书后来都摄制成电影，并有十六部小说在欧美各国多次重版，印数达百万册以上。

麦克林的小说畅销欧美各国，作者本人也因此而成为一位相当知名的通俗小说作家。可是他的作品在我国却似乎还没有翻译出版过。前面说过，麦克林的小说与西方流行的一般通俗小说相比，还有些不同的特点，因此从他的作品中选译《北极夜》这部较有代表性的作品介绍给我国读者，想来不是没有意义的，至少可以从中了解到在西方通俗文学中还有这样一类品种的小说。

《北极夜》的译者在翻译该书的过程中，常常来我这里商量一些问题，并谈起这部书，这个作家以及文学作品中的雅与俗。以上的一些议论，其实便是我同译者谈过的拉拉杂杂的随想。通俗文学及其同严肃文学的关系是一个十分重要、十分复杂的问题，需要进行深入的研究和探讨。原来想，这里既然已经涉及到了这个问题，为了把观点讲清楚，有必要再进一步谈谈对这些问题的看法，但是由于时间紧迫，篇幅有限，只好留待以后用别的方式来谈了。

上述议论是否恰当，有无偏颇之处，有待于读者和专家的指正。

陈冰夷

1986年12月

——主要人物表——

杰克斯托（尼尔斯·尼尔森）——爱斯基摩血统的丹麦科学家，
科学考察站成员。

彼得·麦森——医学博士，科学考察站负责人，小说中的“我”。

乔斯（约瑟夫·伦敦）——科学考察站报务员。

玛丽·勒嘉德——乘客，轻歌剧女明星。

尼克·科拉齐尼——乘客，环球拖拉机公司雇员。

约瑟夫·斯摩尔伍德——乘客，牧师。

约翰尼·扎格罗——乘客，普林斯顿大学学生，业余拳击手。

索雷·莱文——乘客，拳击经理人。

丹丝比—格莱格夫人——乘客，伦敦交际花。

海伦·弗莱明——乘客，丹丝比—格莱格夫人的德籍女仆。

西奥多·马勒——乘客，犹太人。

霍夫曼·布鲁斯特——乘客，美国参议员。

玛格丽特·罗丝——空中小姐。

希尔克莱斯特——考察站外出小组领队。

目 录

第一章	星期一午夜.....	(1)
第二章	星期一凌晨一点——凌晨两点.....	(18)
第三章	星期一凌晨两点——凌晨三点.....	(39)
第四章	星期一早六点——傍晚六点.....	(64)
第五章	星期一傍晚六点——晚七点.....	(86)
第六章	星期一晚七点——星期二早七点.....	(106)
第七章	星期二早七点——星期二午夜.....	(126)
第八章	星期三凌晨四点——晚八点.....	(144)
第九章	星期三晚八点——星期四下午四点.....	(166)
第十章	星期四下午四点——星期五傍晚六点.....	(187)
第十一章	星期五傍晚六点——星期六中午十二点 十五分.....	(214)
第十二章	星期六中午十二点十五分——十二点 三十分.....	(243)

第 一 章

星期一午夜

是杰克斯托最先听见的——他的听觉可以跟他明察秋毫的视力媲美，一有什么动静，总是他头一个听见。本来我是躺在睡袋里，举着一本书看；可是，这样轮换着把露在外面的一只手冻得僵硬僵硬的，实在让我有些厌倦了。于是我丢开书，把睡袋的拉锁一直拉到下巴底下，迷迷糊糊地看着杰克斯托用一段鲸鱼骨头刻雕像。突然，他的两只手停下不动了，身子也挺得直直的；接着，他还是象平时一样地不慌不忙，把鲸鱼骨头扔进煤油炉旁边那嗞嗞作响的咖啡锅里——收集古董的人一旦把什么东西看作黑色的象牙化石，总是肯出高价的。杰克斯托又站起来，把耳朵贴在气窗上，眼睛茫然地朝前望着——当人们全神贯注地倾听什么声音的时候，往往是这副模样。对他来说，只要听几秒钟就足够了。

“飞机，”他脱口而出。

“飞机？”我用一只胳膊撑起身子，盯着他，“杰克斯托，你准是又喝工业酒精^①了吧？”

“哪儿的话，麦森博士，”他的蓝眼睛眨了一下，又眯成一个笑容；这对眼睛跟他那黝黑的脸膛和爱斯基摩人的高颧骨很不协调。其实，杰克斯托滴酒不沾，最烈性的饮料就是咖啡——这一点我们俩都明白。“我现在听得清清楚楚，你一定得来听听！”

“我看算啦，多谢。”我在睡袋里足足躺了一刻钟，才驱走

^①工业酒精中掺有甲醇，一旦饮用便会引起中毒。

了其中的寒气，现在刚刚觉得有了点热乎气儿。天知道这有多蹊跷：居然会有一架飞机出现在这片荒无人烟的冰雪高原中心！我们这个“国际地质年”考察站建立四个月以来，这还是头一回同外界以及离我们不知有多么遥远的文明打交道；不过如果我又被冻僵了双脚，那么无论对飞机还是对我自己，可都一点儿好处也没有。因此我又躺了下来，通过两扇天窗朝上望去：象往常一样，天窗上蒙着一层厚厚的冰霜，什么也看不见。我把视线从天窗上挪开，去看我们的报务员乔斯；这个年轻的伦敦佬正在睡梦中不安地翻腾着身子。最后，我又让目光回到杰克斯托身上。

“还能听见？”

“越来越响，麦森博士。越来越响，越来越近了。”

我隐约觉得有点儿奇怪——这种隐约的感觉叫人心神不安：这儿是我们的天地，一个组织严密、自成一体的小天地，我们可不欢迎来访者，不管它是架什么飞机。大概是架气象飞机从图勒^①飞来的。也许是，可又不象，因为图勒离这儿足足六百英里，我们每天往那儿发三次天气预报。要不，可能是架战略轰炸机在露线^②（这是美国远程早期警报雷达系统）以外试飞。甚至说不定是哪家航空公司在验收飞越极地的新航线。再不，会不会是从戈德霍普^③某个基地飞来的飞机呢？

“麦森博士，”杰克斯托的声音急促而焦虑。“我看那架飞机出事了。它正绕着咱们这儿飞，越飞越低，越飞越近。一架大型飞机，没错儿，有好几个发动机呢。”

“见鬼！”我无可奈何地骂了一声，把手伸到睡袋外面，抓起那副丝线手套——晚上我总把它们挂在头顶上。我戴好手套，拉

①图勒——格陵兰地名。

②露线——设在加拿大北极圈地带的美国加拿大雷达防卫线，长约三千英里。

③戈德霍普——格陵兰地名。

开睡袋，寒气立刻钻进了我的身体。我一边低声地骂着，一边去抓衣服。半小时前我才把它们脱掉，现在，衣服已经冻得硬梆梆的，碰一下凉得吓人。真讨厌！考察站小屋里的温度居然在零度以上，这的确并不多见，不过我还是仅仅用了三十秒就穿齐了衣服——长内衣、毛衣、灯笼裤、用丝线织的皮大衣、两双袜子和毡靴——这儿是北纬72.4度地区，是在八千英尺高的格陵兰冰盖上，防寒的本能把平时的动作速度大大加快了。我穿过屋子，来到那个只把鼻子露在睡袋外边的人跟前。

“醒醒，乔斯，”我推了他一下。他伸出手，把裹在蓬乱的头发上的围巾扯下来。“醒醒，孩子。看来我们好象用得着你。”

“什么？——出了什么事？”他揉掉眼里的睡意，盯着头顶上的计时器，“半夜十二点！我才睡了半个钟头！”

“我知道。对不起。可你还是快起来吧。”我又来到小屋另一头，经过大型无线电收发报机和炉子，站在放仪器的工作台旁边。仪器上显示的风速是十五节，大约等于每小时十七英里。象今天这种夜晚，狂风卷起冰盖上的雪粒和冰凌，塞满了风速计上的风速杯，使它转得慢了不少；所以，实际的风速可能还要快半倍。酒精气温计的指针指着零下四十度的红圈平稳晃动，这也就是华氏零下七十二度。一想到大风、低温两种恶劣因素加在了一起，我立刻感到毛骨悚然。

杰克斯托已经不声不响地穿好了皮衣服，我也一样——驯鹿皮裤，带鹿皮兜帽的皮大衣（大衣做得精致美观，是杰克斯托妻子的手艺），还有海豹皮靴、皮手套和鹿皮袜子。——现在，我能清楚地听见飞机声了，看样子，乔斯也跟我一样。风速杯在猛烈旋转，咔咔作响；尽管如此，飞机发动机深沉、持续的轰鸣还是可以听得一清二楚。

“真的——真是一架飞机！”看样子，他还在竭力使自己相信

这个事实。

“你看会是架什么飞机，会不会是你们伦敦那种双层舱板的漂亮飞机？”我把防雪面罩和墨镜拉到脖子上，从炉子旁边拿了只电筒。电筒必须始终放在炉子旁边的架子上，要不电池就会冻坏失效。“它盘旋了两三分钟。杰克斯托认为它出了故障，我也同意。”

乔斯仔细地听着。

“我看，发动机的声音很正常。”

“我也这么看。可是除了发动机以外，好多别的部位也可能发生故障嘛。”

“可它干嘛在这儿转悠？”

“我怎么知道？也许驾驶员看见咱们这儿的灯光了吧？我看，在五万平方英里范围内，只有这儿有灯光。他如果想着陆，只有让飞机落到附近有人住的地方，才能活命。哎呀，上帝保佑，它可千万别掉下来。”

“老天保佑吧，”乔斯沉着脸说。他又说了几句什么，我可没工夫去听了。我想尽快到地面上去。

要出我们考察站小屋，不能走普通的屋门，而必须走屋顶的天窗。小屋是预制结构，分成几个单间，七月份才从海边用拖拉机雪橇运到这儿。小屋深深地埋在一个方形大坑里。大坑是从冰盖表面挖下去的，所以，小屋的平顶仅仅有几英寸露在地面外头。天窗两面都装着合页，能上下打开；顺着一小段直上直下的梯子就能上去。

我在直梯上登了两三级，摘下总是挂在墙上的那把木槌，开始敲打天窗那已经松动的圆窗框，想把上边冻得牢牢的冰震松一点儿。这种办法已经几乎一成不变了，不管什么时候想打开天窗，也不管要打开多久，我们总是把暖风管摆在天窗底下，好把天窗周围的冰雪慢慢化掉。而只要一关上天窗，冰雪就会立即再

次冻结。

今夜，天窗周围的冰很容易地就给震碎了。我让肩膀探出窗口，扒开上面的积雪，爬出了小屋。

对于头上等待着我的一切，我早有准备——致命的严寒会使人麻木，会吸走我肺里的热气，只给人留下一种窒息般的感觉；这种感觉会攫住全身，使人焦灼不安。可是尽管我有所预料，精神准备显然还是不够充分。风速比我预料的还要快；我蹒跚着身子，猛烈咳了一阵，吸气时小心翼翼，以免让冷空气冻坏了肺部。我背着风，用手套捂着脸呼吸，然后拉上防雪面罩，戴好墨镜，才直起身子。这会儿，杰克斯托已经站到了我身边。

冰盖上的风从来不怒号狂吼，它只是呻吟，发出长长的呜咽；那声音低沉，令人心惊胆寒，象是为地狱里的冤魂做的安魂弥撒（假如这里也有冤魂的话），又象苦海中迷途的生灵的哀怨。有些人听到这种风声就会发疯：不到两个月以前，我不得不把我们的拖拉机手送回阿波拉维尼克基地去：那个小伙子完全垮了，神智不清；这就是冰盖上的风造成的后果。

今夜，这种悲凉的挽歌时高时低，时扬时抑，强劲、低沉，以前很少听见。风掠过紧连在一起的无线电天线，钻进仪器的防护罩里，好象给这种非人世的音乐增添了呼哨般的伴奏。但是，我可没心思听狂风奏乐，何况那阴森的悲鸣实在也并非今夜冰盖上唯一的声音。

风时骤时缓，飞机发动机的响声也时大时小，如同远方岸边的排浪一样。声音现在离我们很近，它顺风吹来的时候，我们朝它传来的方向扭过身子，但一无所见。天空尽管阴沉，夜里却始终没下雪，也真怪，格陵兰冰盖上一向难得看到大雪纷飞。空气里充满了无数雪粒和针尖大小的冰椎；它们从东方茫茫黑暗中朝我们猛吹过来，不出几秒钟，就凝在我们墨镜上。我们脸上的面罩和墨镜之间露出一小块皮肤被螫得生疼——雪粒和小冰椎

活象上千只被激怒的黄蜂。我的皮肤先是感到一阵刺痛，然后是数不清的小冰椎深深扎进去，冰冷刺骨，令人麻木；刚才的刺痛几乎马上就消失了，皮肤丧失了一切感觉。对这种不祥的麻木，我早就有所准备了。我又背着风，用僵硬的双手摩擦皮肤，直到血液重新流回来，然后再戴好防雪面罩。

那架飞机正沿着逆时针方向飞行，看起来，它飞的是个不规则的椭圆形。因为，当它朝北、朝西两个方向飞过去的时候，发动机声就稍微减弱了；过不上半分钟，它的声音又近了，在我们的下风口（也就是西南方）发出雷鸣般的轰响。杰克斯托隔着面罩突然叫了起来，看样子，他跟我同时看到了那架飞机。

飞机离我们还不到半英里，离冰盖表面顶多五百英尺。在我看见它的这五秒钟里，我觉得喉咙发干，心脏狂跳。它既不是战略轰炸机，也不是从图勒飞过来的气象飞机（这两种飞机上的机组人员全受过在北极生活的严格训练）。这架飞机上有长长一排灯光通明的舷窗，它只能是一种飞机——往返于大西洋或者是北极上空的客机。

“你看见了吗，麦森博士？”杰克斯托的防雪面罩紧贴着我的耳朵。

“看见了，”我只说了这么一句。但是，当时我看的不是这架飞机，而是飞机里的情况。飞机现在又消失在漫天飞舞的冰凌里了。飞机里居然有乘客！天哪，有多少呢？五十，七十？——他们坐在密封舱里，又舒适，又安全，舱里保持着华氏七十度的温度。然而紧接着，我仿佛看见飞机裂成了碎片，薄薄的金属机身裂开时，发出尖厉的磨擦声，叫人牙根发酸；接着，可怕的冷空气一阵阵冲进机舱，比舱里的温度低一百一十度，包围了飞机上的幸存者。这些幸存者有的头昏目眩，有的伤势惨重，有的失去了知觉，有的濒于死亡，他们身上只穿着薄薄的衣裙，瘫在破损的座椅上……

飞机已经盘旋了整整一圈，现在又飞了过来。这一回它离我们更近，至少比上回低了一百英尺，速度也似乎减慢了。现在它的时速也许是一百二，也许是一百三，对这个我不在行，但飞机那么长，离地面又这么近，这样慢的速度似乎太危险了。我只是不明白：飞机前窗上的刮水器是怎么大显神通，把飞舞的小冰椎刮掉的。

后来，我只想到飞机迫切需要加速，除此以外，把一切都忘了，几乎什么都不想了。飞机又向东边飞去，可是还没在漆黑的夜色里消失，又好象急速下降了。黑森森的夜空里，两道强烈的光柱从同一个距离射了出来，其中的一道又细又亮，直指前方；雪粒从它中间飘过去，反射出成千上万的光点，亮晶晶的，象钻石一样地闪烁。另一盏灯射出宽大的扇形光面，指向地面，略微前倾，椭圆形光盘象时隐时现的磷火，扫过封冻的雪地。我抓住杰克斯托的胳膊，把头紧贴在他的脸上。

“他想着陆！正在找降落地点呢！快把狗牵来，再把它们套好！”拖拉机我们倒是有一台，可是要想在今夜这种恶劣的条件下把它发动起来，天知道得花多少时间。“我这就去帮你。”

他点点头，一转身，马上就不见了。我也转了个身，仪器罩的边缘冻得象石板一样，我的脸被它刮了一下。我骂了一声，跳到考察站小屋的天窗旁边，没再费事地一级一级走下去，而是用后背和双臂帮忙，一下子滑到了屋里的地上。乔斯已经穿上了皮衣服，大衣的帽子还没戴，搭在肩上。他怀里抱了一大堆东西，刚从坑道里钻出来；坑道是从屋子的另一头挖出去的，里边储存着食品和燃料。

“乔斯，把能找到的所有御寒的衣服都收到一起，”我说话的速度很快。我拼命思索，想让自己的思路象说话那么敏捷，那么连贯，尽量不漏掉任何一件可能用上的东西。但这并不那么容易，切入肌肤的严寒把头脑冻木了，就象冻木了身体一样。“睡袋、